



序

自古恢疆闢土撥亂反正
多師武臣力而往往論功
課績必先之一二居守而
捍圉者次之誠以轉戰千
里畧地攻城之勲嘗不如



鄮侯之調護寇恂之戒備也

國家兵巡之設本領武冠而其後名實稍違僅比其職于轉運觀察之間要其所轄不過以監司鈐土方耳

惟用兵之地身膺節鉞則常越幕府而叅稽之

台州兵巡楊公自樞曹

特簡攬轡海邦正值七閩盜兵矛鋌擾攘之候公拮据行間不暮年而章安底定鉅

美月二
績藉藉人口而葉子修卜
且寄台人所紀 公實績
錄而命予以序夫 公之
膺此亦極難耳全浙形勢
實惟台衢而衢用守而台
用戰以區區台人而當經

年轉戰之鄉向非良牧何
以克生然則兵巡者爪士
之率而良民之長也乃閱
公實績則驅車之始未及
稅駕而先請攜餉以入間
關轉運兵無饑色暨受事

之後則一一面請之

貝子悉與民更始而先收人心後安兵志先紓民力後贊軍機其間設險救荒招流戢叛寬賦役之條創團練之謀講守戰之具一出

而保僊居再出而破茅坪三出而黃太以東數城立下迄於今其得恢全台而渡甌江七閩要衝駸駸架入雖師中之力其爭先奮勇不可一世而公之籌

畫居多焉余嘗進台人之
東下者而私詢之 公數
以兵民雜處致兵擾民而
析民於兵然或以民久析
處則兵又指民爲賊而戕
民以逞 公爭于幕府斷

斷而諤諤者一日且三至
也爰念 公之活民豈止
淮蔡萬人已哉且台人又
言公嘗除儀衛却帷帳斥
苞苴祛竿牘而推以通商
恤農鉏強除蠹謹身節用

爲務則凡小物細行錙銖
莫紀而於以覈實則上之
朝廷播之

國史所爲書旂常而勒鼎鍾
者又豈僅區區台人之一
錄已也

治年家弟姜希轍頓首

撰



序

台嶺右連括蒼覆釜左折
于蛟門爲浙東鎖鑰往孫
恩構亂盜賊蜂起卒莫能
禦刺史辛景休于章安南
深塹而守間出奇兵擊破

之恩卒赴海死入郡用寧
然則章安一方豈特浙東
鎖鑰實吳越屏藩也顧之
綱之紀飭吏宜民非求真
幹之用建節專制勿爲功
至若靖寇攘綏罷羸尤生

民休戚之所屬王國安危
之所漸得其人則成治非
其人則受弊自昔然矣閩
逆負恩不逞惡浮于恩我
天子赫然震怒簡

親藩出禁旅尅期掃除惟是

東浙與八閩疆野相接樹木務憂蝨保民務除賊旬宣安定甚難其人

斗垣先生以從龍舊臣熟習國語久歷樞要諳悉兵形舉朝羣推轂遂

命公節鎮斯土夫宣布德化撫和齊民勸課農桑完補凋瘵知公優爲之矣在今日以式遏爲上功撫民旰必先和士卒輯軍旅必先贍芻糧士卒和芻糧贍然後

可以爲國禽敵爲民請命
是誠盤錯之會也公甫蒞
省會卽審識郡無見糧不
憚寇盜充斥道路梗塞請
于司農盛携饋餉轉鬪而
前竟抵郡城以從大軍咸

心折公有濟變偉畧矣復
時時罄橐中裘椎牛饗將
士繼以解衣脫驂一瓜一
果必分給之將士踴躍依
戀羣歌來暮由茲議保障
衛牙遺發先見之慮設未

然之防斥堠戰守之必嚴
浚築池隍之必固所謂物
不素具則不可以周變一
時閩外大帥惟公言是程
尤廣求民瘼軫恤疾苦諸
若事溝壘造輿梁構營堡
築土圍運炮石及他非所
役而役者未易更僕公條
具民隱啓

親王禁止之其不獲已于役
者出已錢穀爲庸直又宵
旦經營寒暑靡間親冒矢

石激勸部曲羽左及而勿
顧礮右擊而無恐以故巢
車晝望鈿甍夜偵三軍之
師千姓百族之子蒙頭而
炊負板而汲卒無有聞弓
聲驚霹靂見走馬爲電閃

者且洞悉機宜詳識軍志
廉得賊間磔之城下而招
流移安反側寬割辯之禁
還受俘之衆釋洋梵之愚
氓八十有七人拯郡東抵
海三百里之編戶民於是

匿者出叛者悔賊中自相
疑畏始搖搖欲潰則皆公
之材謀兼蘊幾神獨炤有
以致之也蓋公志爲國
不得不恤民恤民不得不
恤陷賊之民并不得不恤

畏賊而役于賊之民民爲
我民則賊亦我民而泉爲
我泉池爲我池所以盡解
其與而制其死命爲不難
矣設天下秉鉞樹牙專制
千里盡我公若豈憂反側

子哉昔劉牢之沉毅多計
在行間百戰百勝號北府
兵及臨海縱掠士民失望
迨景休奏功莫不怨牢之
而德景休古今一揆未有
不爲國恤民而能盪兇翦
孽者也余于公聞服有年
適會家居撫鴻雁之哀磬
忻怙冒之偉績故樂紀其
伐而弁言之如右

康熙十四年冬十一月

治年家弟顧豹文頓首

題于願圃

題于願圃

且菴
一序
李蕙

巡憲楊公保台實績錄

目次

- 一 固根本
- 二 收人心
- 三 寬割辦
- 四 結軍心
- 五 重藩籬
- 六 足軍糧

七備戰守

八救民饑

九壯軍威

十贖子女

十一活民命

十二紓民力

十三贊軍機

十四破賊膽

十五恤夫役

十六感陷兵

十七保黃太

十八安反側

十九識治源

二十修庶政

巡憲楊公保台實績錄

公諱應魁號斗垣四川潼川州射洪縣人

章安紳士公輯

固根本

蓋自閩逆入寇。甌鎮不臣。樂清大荆。皆望風降附。而黃巖城守武灝。亦效尤叛。應閩賊勢日鴟張。郡中兵民。一日數驚。靡有固志。幾成瓦解之勢。且由章安。歷紹興。達杭

州。所在羣寇蠡起。皆擁衆數萬。沿途剽掠。度支轉運殊艱。章安軍餉久匱。幾不能立。蓋外震內搖。艱乎殆矣。幸公以

天子命來巡我邦。方抵杭州。卽聞台師餉匱。

公曰。章安強寇外逼。而兵餉不繼。尚得爲幸乎。吾赴台。當轉餉而入。人咸難之。公

獨毅然。舁餉銀二萬兩。振策直前。路經嵎縣。爲土寇萬餘所圍。公以內丁數十騎。

親率汛兵。開城一戰。賊遂大奔。不惟餉銀悉保。而嵎城亦賴以安。公遂倍道趨台。

時大軍正苦匱乏。見餉銀入城。衆志一定。然是時。閩寇方張。援台諸帥。以民心之弗固也。特嚴門禁。戒民毋出。民益相顧疑畏。加以士卒雜居民舍。雞犬菜茹。惟民是問。民自田野至者。令剉草飼馬。累旬不釋。由是民以郡城爲畏途。裹足莫至。以故芻糗

久竭矣。公下車。卽洞知其病。乃言於援帥曰。賊未薄城下。而民志先疑。餽饋不繼。軍無見糧。馬無藁草。雖手握白鎚。無濟饑乏。此根本之大憂也。爲今之計。宜首嚴紀律。令軍士自爨而食。勿復因食於民。勿強買市物。勿擅役百姓。亟撤城門之禁。男女出入。聽其自如。行之十日。而軍糧猶不足。吾必不信。願公等從余言。余請卽下令。兵

不如約者。以軍法從事。庶幾其有瘳乎。不然。必不可救藥。余亦末如之何矣。諸帥聞公言。皆渙然快意。唯唯以從。公卽出示。

發令箭四出。巡徼一軍皆驚。束手聽命。莫敢相犯。民間大喜。咸曰。吾儕幸得所天矣。於是昔之避居郊鄙者。皆求入。恐後。扶老携幼。駢肩累跡而至。不旬日。貿易流通。市闐一新。輓輸相望於道。穀粟殷陳。士馬始

賴以立云。及今思之。章安此時爲何時哉。非。公冒險殺賊。轉餉給軍。而尤以戢兵恤民。固根本爲先。旨。則欲冀今日之章安。不可得矣。惟。公仁勇兼備。故能挽旣渙之民心。裕已竭之兵餉。而章安始固。此公扶危定傾之第一大政也。

收人心

公旣束兵安民。以固全城之根本矣。然遠而鄉遂愚氓。皆惑於閩賊假仁假義之名。率多搖惑。靡有定志。公下車非久。會有邏卒。至郡東之洋梵嶺。縛八十七人。送諸帥者曰。此賊也。諸帥見割辮者強半。長髮者大半。俘獲甚衆。喜動顏色。將殺之。要公與俱。公至。一見卽惻然不樂。諸帥曰。

俘賊而馘之。快事也。公何不樂。公曰。此民也。非賊也。諸帥驚曰。是皆邏卒所捕。公以爲民何耶。公曰。賊必有兵器。今一無兵器。非民而何。諸帥曰。賊敗。則所操棄矣。何足疑。公曰。余未他論。盍先觀其人。夫任戰鬪而爲賊者。必強獷之徒。後能之。今八十七人中。老者至頹唐而蹙。幼者則黃口而啼。負疾者皆疲癯而偃。即授以戈。受之屬。能持而趨乎。余是以知其爲民也。民不可殺。諸帥曰。然則中之割辮者。必賊也。當殺割辮者。公曰。賊以黠民爲間。謀始。令民留辮髮。使得潛入內地。若割辮之民。則皆賊。以威劫之。而然。非得已也。胡爲殺之。諸帥曰。然則長髮者。奸細。宜殺。長髮者。公曰。賊之謀者。不過一二人耳。今長髮者。凡五六十人。賊謀豈若此之多乎。

余鑑其貌。審其音。此屬乃一村老穉。其爲民無疑。方今賊勢方張。公等如必欲殄寇。當以收人心爲先。夫振古以還。不嗜殺者得民。嗜殺則失民。得失之機。在于今日。願公等無惑。公是日與諸帥竭力辯論。自辰至未。詞色愈正。諸帥始傾服。乃盡釋之。公與諸帥出。有官名夸蘭大者。宣言於衆曰。爾八十七人之命。乃爾道爺所活也。八十七人頌聲如雷。繼以泣下。稽顙而去。人問之曰。吾屬皆洋梵村民也。邏者捕賊。賊去而逮吾屬以來。微公吾屬今鬼矣。於是相與感泣。不惟戴公之仁恕。亦服公之神明。然後章安四鄙之民。從此皆依公如父母。人心大定而不可解矣。

寬割辦

賊所至皆令民割辦。不割者誅。民畏誅，不得不割。已割辦，又慮

本朝坐以叛民，法當死。是以民雖苦賊，莫敢有去賊來歸者。公乃言於各副都曰：民割辦，慮見殺於我兵，故雖欲歸其鄉，其道無由。是賊爲此計，以解散吾民也。我若執割辦者而必殺之，則民畏莫敢歸，不能不

相率而爲賊。是吾墮其計中矣。吾請反其計而招徠之。凡割辦者。置勿論。則民知歸。得不死。必歸者日衆。而賊勢始衰。各副都統聞之。皆曰善。公乃下令寬割辦者。戒滿漢士卒。凡割辦之民。皆無得問。于是民陷賊地者。聞之若獲更生。歸者果不絕於途。賊之黨羽自此而解。蓋公此政行之于十三年九月。至是年十一月。

天子俞江右撫臣請。遂寬割辦之禁。公益先得

聖天子好生之心。以生吾民也。所活寧有量哉。

結軍心

援勦之師數萬。自大帥以及偏裨。卽以數千計。兵多而民寡。則主客不敵。強弱異形。此時之民。外困於賊而內亦苦於兵矣。

公曰。吾欲救民。必先得士卒之心。欲得士卒之心。必先結將帥之歡。將帥歡而後文武和。士豫附。吾乃得行其志。而民命可甦。兵始有濟。若是者。非財不可。公蓋初抵

浙境卽已蚤計及此。於是行橐所携。加以假貸得數千金。公下車之明日卽推牛醜酒大饗將士於庭。盡歡乃罷。公之左右曰。公所費固已侈矣。公曰。吾以救民也。將帥之中有索騾馬於公者。公卽解乘騎遺之。無吝色。有需銀錢編紵與供帳之屬者。公聞之卽推贈罕虛。曰。吾以救民也。公冬食一橘。曰。左右來。

以持獻某某帥。夏食一瓜。曰。瓜甚甘。以持獻某某帥。左右嘗私語曰。公如不好客。奴子輩何僕僕至此。公聞之曰。吾志在救民。吾苟得其歡心。行一二救民之事。吾雖摩頂踵所不惜。區區奚足計爲。于是公贈遺日益侈。靡不厭其意者。一軍之心。遂以大和。雖然。使公僅揮金如泥沙。而才望未足以臨之。公雖善交將士愛戴。

則有之以云悅服猶未也。惟公以從龍舊臣，敷歷樞部，夙諳滿語，臨機應猝，有剖斷如流之才。凡將士或有以私忿小怨，執民詣公者，曰：「奸細也，或曰賊也。」公一詢知誣，卽以滿語立開導之，往復辯論。左右但見公嬉笑怒罵之容，不知所云何指。未幾而見將士解頤矣。未幾則咸唯唯矣。兵且下階，稽首悅服。民立釋矣。然後人

以意推之，乃知始之。公滿語所云云如此。如此者，蓋一日十數不止。而且兵有白役台民者，有攫奪者，民訴於公。公卽逮兵案之，片詞立斷。重則啓

貝子治以軍法，輕者送兵主懲之，兵無敢後言。蓋一年之間，公雪民冤，還民財，寬民力，其事不可勝數。皆由公獲一軍之歡而服其心，故能救民神效若此。願相提而

論世之輕財者有矣。而滿語不諳則不能
聯滿漢爲一體。卽世之諳滿語者不乏其
人。而無才以達之。則雖滿語奚益。惟公
之滿語。則以肆應之才出之。故見事風生。
無不悉中窾槩。而後交相推服。惟公之
言是聽。蓋公有非常之才。惟藉訾財以
展之。用以結軍心而保黎民耳。公誠一
代之偉人哉。

重藩籬

僊居枕章安之右。接壤於金處溫三郡。以
北達於天台。乃險要之邑也。自閩逆作難。
諸郡寇賊蠡起。僊居幾不能守。都戎汪君。
率師往援。阻三面而控禦之。故諸寇之勢
不能合。而天台亦藉以屏蔽焉。及章安爲
閩逆圍逼。賊勢方張。各都統乃議撤守僊
居之兵以守郡城。公曰。僊居吾右臂也。

僊居一棄。則各郡諸寇。卽合而爲一。賊勢愈熾矣。今我大軍饑饋。止東賴寧海。西恃天台。乃自寧海一路。爲賊鈔掠。餉道已斷。如賊出僊居而襲天台。再斷郡西餉道。則東西餉道俱絕。餉盡士饑。不戰而內已先潰。將若之何。各都統曰。彼衆我寡。則宜先顧腹心。吾撤此兵以合力殄賊。賊就擒。復取僊居奚難。公曰。今賊衆糧絕。則吾切膚之患。先在門庭。又何暇遠計乎。公等如先爲運餉計。則僊居兵必不可撤。各都統不從。公力爭數四。度不能得。時

親王

貝子。尚駐杭州。乃馳啓

親王

貝子。具言僊居不可棄狀。然啓行而兵已撤。僊居遂爲賊陷矣。未幾賊果犯我天台。斷

我饑饋。幸都統吉公。捲甲趨之。殲賊於潢水。人始嘆。公之先見云。然是役也。滿洲都統爲政。乃人所唯諾以從者。獨公毅然抗論。無所憚。且遠啓

王前。言棄僊居非是。此尤見公之智力。洵有大過人者。居頃之。

貝子統師涖台。公卽首陳取僊居之策。人猶以賊衆爲言。公卽指畫歷歷。悉中機

宜。

貝子曰。孤至天台。卽欲先取僊居。汝言與孤意畧同。於是發郡中兵。西取僊居。自僊居恢復。然後藩籬固。而天台餉道通。我師始戰。守可恃。至一年之久。不憂饑乏。而卒以成功者。由公明通餉之要。力啓之功也。

足軍糧

章安士馬雲集。月支米八千餘石。支穀六萬餘石。藁草百萬餘束。軍需至多也。章安邑凡六。黃巖太平僊居三邑。久已失陷。臨海土田。則賊踞什八。惟天台寧海。則又山海交訌。僅餘兩半邑。地至陜也。兩邑之民。半死於兵火。半徙外郡。自餘一二貧弱。至寡也。以至陜之地。用至寡之民。而供至多。

之軍需。諸委吏曰。公何恃而不匱。公曰。顧視吾措置何如耳。吾行自念之。非有安物情。釐奸蠹。戢士卒。數大政。軍糧必不能足。於是思民之慮。以半值取也。公則準市價以糴之。民慮糗糧入而值。或吾靳也。公則予見值以悅之。民慮輓輸跋涉之徒。吾苦也。公則日給銀米以募之。民慮吏之或中飽而不吾惠也。公則嚴立

法以懲之。民患軍士之奪吾力而役之也。公則先啓

貝子。申軍令以禁之。由是民大悅。輸租繼屬。不絕於途。餉更以饒。故以兩半邑之地之民。而供數萬之大軍。一年有奇。士飽馬騰。終以殲賊。非公能知足食之要。烏能辦人之所不克辦哉。

備戰守

公蒞章安。則黃巖太平二邑皆已久陷。

公曰。勢迫矣。然必先爲可守。而後可戰。於是躬閱城墉。增埤築垣以自固。乃復於郭外。築石城數百丈。又沿江上下二十餘里之間。東至鯉魚山。以迄白塔。瞭倭蔡嶺諸山。西自七里沙。松山。三江口。諸要害之地。皆建木城。浚濠塹。起亭隧。築土固。繕營堡。

凡守禦之具。靡不畢備。由是逆賊雖入寇。我師始得憑險以守。屹然不可犯矣。

貝子語。提臺曰。守則有其具矣。賊阻江而陳。曷以戰。提臺曰。我欲速戰。非浮橋無以濟師。

貝子乃繕疏。奏請爲浮橋三座。

制曰可。

貝子遂期。公以二月而成。當此之時。賊逼

章安久。百姓則大半亡匿矣。工師則徙外郡矣。所需油蔴釘灰之屬。危城中百不有一。公之叅佐曰。時勢若此。亡慮三座。恐一座亦必不成。公曰。成浮橋以討賊。大計也。時不可爲。庸詎束手云乎哉。公乃下令鳩工師。止得一工師。遂令人學爲之。且孰伐木取材。孰出郡購料。公皆因材而使。各當其用。於是不十日而工匠出。百

物具。公猶曰。今矢石之中。吾不以身先。則孰捐軀以從。公乃辰出酉入。躬自董之。或炮左擊而色不變。或矢右墜而目不瞬。百工乃倚。公爲命。晝夜競作。兩月而浮橋三座悉成。公以施之江。則各綿亘六十餘丈。可三馬並馳。堅完無比。

貝子喜甚。因命與師武臣共守之。非久。淫雨積月。天僊兩縣萬山之水。一旦怒奔而下。潮自海門入者。又捲地而上。山水江湖。兩相鬪噬。浪起百餘尺。巨浸稽天。茫無畔岸。於是浮橋爲洪水所決。三逝其二。賊乃臨江大笑。張樂設飲。枹鼓者三。而呼吾軍曰。浮橋棄矣。汝師其克濟乎。

貝子聞之。心不快。召諸帥計之。諸帥尚未發一策。公至。未入見。

貝子會。內院諸公出。公卽語。內院諸

公曰。爲某啓。王。浮橋失而爲賊竊笑。微
王恨。某亦心恨之。然事無難易。顧視人何
如耳。今有某在。願。王毋慮。某請于二旬
之中。不費。

朝廷金錢。爲。王再成兩座。以雪賊枹鼓之恨。
內院諸公。入告。

貝子。

貝子聞。公數語。乃大喜。命。內院諸公出。

語。公慰勞特至。公出。乃捐貲三百金。
令郡守高公以下。各相佐以差。公遂聚
百工。飭五材。視前造舟之法。益善。趨役之
人益疾。故止一月而浮橋告成。

貝子乃語諸帥曰。狐甫至台州。見事勢危蹙。
謂浮橋必不成。而台道竟成之。及水決浮
橋。狐甚憂之。台道卽以其身任。狐猶謂止
慰孤一時。疑其落落難合。乃台道愈出愈

奇事迫而工益速成。吾有此足可破賊。大快吾意。若台道者。洵加人一等。然則恭聆貝子之言。可以知公之才膽識力矣。

救民饑

章安穀將登而賊入寇。民不及歛獲。咸苦饑。日赴公號泣請賑。公曰。今章安大軍數萬。軍前之役。首賴民力。如民饑而吾不救。則民皆道殣矣。大軍其奚以賴。且吾坐視民死。民其謂我何。顧吾欲調之。則吾力不辦。欲請發帑以賑。則緩不能濟。吾奚以處此。公乃仰屋籌之。忽得一策。曰。今

糗糧藁草。自天台至者。以畏賊礮。莫敢抵郡城。皆委輸於郡西二十五里之八疊橋。余盍日給貲募民以轉運。則足軍糧。卽以足民食。豈不一舉而兩善備哉。公念郡西之馬鞍山。去江稍遠。可避賊礮。因開鑿馬鞍山。以達於八疊橋。民始無礮石之患。爰命太守高公募民轉運。久而不變。故用民而民不苦。不施賑而賑已徧。是公一

轉移間。不獨大軍饑饋不乏。而民命亦活無算。及公又繪台民苦饑狀。以告於大中丞。大中丞遂繕疏奏之。

天子復發左藏。以廩民。章安之民咸拜受賜。歡聲如雷。會詔者言於公曰。今賊餉漸匱矣。公聞之。乃播告四出。以曉之曰。爾剝民以足兵。兵猶不足。吾止足民之是務。乃軍糧旣因以有餘。而民食亦復不乏。於是

閩逆聞之喪氣。賊兵莫有鬪志。降附者日
益衆云。

壯軍威

僊居既覆。

公曰。天台之所以不被兵者。

以僊居爲之蔽其南也。僊居覆。則禍中於
天台矣。天台雖有客兵。然遣調無時。天台
危甚。吾盍師古人遺意。兵不必募。糧不必
設。而戰守可恃。其惟團練乎。於是建置練
兵。凡兵什人。弓刀半。烏鎗半。凡百亦如之。
乃擇老成技勇以統之。無事則往來遊徼。

稽詰不軌。有事則首擊尾應。合力聲援。於是城鄉互相犄角。屹然若大將壁壘云。或曰。兵足矣。無糧奈何。公曰。成例可準而行也。乃令民各月出斗粟以養焉。或有起而沮之者。公曰。治兵以足食爲先。無食則無兵矣。假使賊乘間抄劫。大至則城失守。小至乃侵犯殺掠。其所失豈止斗粟哉。此乃鄙人闇於大較。不權輕重耳。公乃

請于大中丞而力行之。練兵始足。未幾賊出僊居。陳于潢水。滿師出擊。則練兵熟知地形。爲滿師前驅。俘斬數千。自此天台不設一客兵。至今安堵。公曰。此團練之效也。公曰。吾盍以保天台者。保寧海。于是寧海之治。練兵與天台等。已而海逆犯之。登塔珠嶺。聞我有備。不敢侵。我師乃出其後擊之。賊遂大潰。寧邑以安。公曰。此

團練之效也。公曰。郡城則禁旅如雲矣。惟慮郡西自三江而上。接于僊居。東自緣江以南。暨于海。被賊蠶食。援兵一時難至。若藩垣不備。賊踞一寸。則失一寸。踞一尺。則失一尺。必侵及于郡城矣。將若之何。乃于近賊諸地。廉各鄉之豪。至而命之曰。賊雖勢若鴟張。然賊猶人也。汝奚畏。今余以汝爲練長。汝其悉心團練。令人自爲衛。賊

寡。則共擊却之。賊多。則請師以襲之。則賊乃不敢犯。爲汝保廬舍。全妻子。無踰於此。於是諸豪競勸。咸聽。公命。或有言練兵苦民者。公曰。團練民以爲苦矣。如悉索以餉賊。反恬不爲怪。何耶。夫成大業者。不避小疵。求全功者。不誅微過。苛小失大。舍全顧偏。非通變之見也。置勿問。或有言外地練兵。多陽順而陰逆者。練之何益。公

曰。民陽順陰逆。吾未嘗不知。但民非得已。惟在用之者。何如耳。夫外地去郡遠。吾大軍不能往援。如彼與賊抗。賊卽抄掠而虔劉之矣。故其陰附于賊。特貌從之耳。豈得已哉。吾若棄之于賊。則外地盡爲賊有。內地亦必被侵。吾羈縻而團練之。使皆隱然成軍。則彼有所恃。始爲吾用。且賊因其貌從而德之。不忍被害。則民自可存立。豈非

內地之藩籬哉。藩籬固。則無腹心之患矣。於是。公以恩義結諸豪。諸豪每詣公。公或飯。必徹簋而食之。或飲。必引觶而飲之。諸豪咸戴公如父母。以公善體民情。遠近翕然感動。由是自外地之近者。而漸練及于遠。展拓百有餘里。無不聽公調度。外地旣固。內地卒安。是公用陽順陰逆之民。化邪歸正。而反大得其力。以收

此效也。嗟乎。公真以文臣而具將帥之
畧者乎。

贖子女

貝子命將勒兵。將討僂居之賊。公入言曰。

王自臨章安。今首出師。民之向背。先視此舉。
若師行有紀。秋毫無犯。則民莫不仰德。此
聲所暨。無論黃太之民。引領向風。卽南取
甌郡。亦必迎刃而解。倘兵去。王遠。紀律
一弛。則絕民來蘇之望。非義師矣。

貝子曰善。此吾素念。乃召將兵者。誠之而出。

及兵薄僊居城下。三日而民莫有出降者。遂圍而攻之。既克。將兵者曰。民爲賊守。非良民也。入城。悉以子女予兵。數日捷書至郡。公始聞之。乃急言于

貝子曰。僊居子女。王已許誠兵毋掠。今何以然也。

貝子曰。將兵者以民不降。謂例宜然耳。

公曰。夫僊居之失。與他邑異。他邑賊至迎降。罪或應爾。若僊居則自我棄之。非由民叛。今兵大掠。是我負民。非民負我也。公言未畢。而涕泗已交頤矣。

貝子曰。事已至此。孤盍下令。暴其不降之罪。使毋怨可乎。公曰。不降由賊持之。非民之咎也。夫人之有妻若子。毋論貴賤。其情則一。今令無辜之民。目見妻爲人婦。子爲人奴。何以爲心。公遂撫膺哭失聲。

貝子感然曰。微汝言。孤寧不惻然憫之。但不
順者。卽掠之。此兵例也。將奈何。公再四
泣請。

貝子曰。孤有一策。可令兵民兩安。乃下令許
民贖焉。公遂各給印照。令民往贖。貧不
能贖者。或捐貲以佐之。于是難民得贖者。
什七八。民乃相與歌之曰。王之仁。仁莫
加。昔無室。今有家。繼而歌曰。公之德。德
莫比。昔無婦。今有子。於戲。公所謂一夫
失所。時予之辜者乎。雖古大臣所期負。何
多讓焉。

活民命

自賊渡江而北。踞郡東之小兩山。賊始入我內地。以脅我元元。由是從小兩山緣江以東。又自東緣海而北。數百餘里之中。賊入寇。則分置餉官諸村。悉索錢穀布縷。暨鉛鐵油蔴之屬。曰不輸者。毀而廬舍。戮而妻子。民畏死。供不敢後。諸帥聞之。言於貝子曰。賊能久而不匱者。由奸民輓輸以助。

之也。我必欲殲賊。當首殲奸民。無奸民。則賊乏食。我乃乘其敝而攻之。必成擒矣。

貝子遂召公命。公急廉諸村助餉者以

告。告則發兵誅之。公出返署。仰視梁。愚

泣不能語。久之。乃呼輿臺之役來。不告以

故。使廉助餉者以報。數日役返。曰。遠者未

暇。問近者某某村皆是。公聞之。乃焚香

禱於城隍之神。曰。民之生殺在今日。某

入對。神必啓。王秉陰導余言。庶幾民

得不死。公禱而起。詣

貝子。

貝子曰。助餉之村。已廉得之乎。公思以某

某村告。則村寡而民少。必見誅。

貝子仁恕人也。吾不若以多難之。因曰。已廉

得之矣。自郡東暨於海。百三十里。沿海而

北。百七十里。皆助餉之村也。村以數千計。

民以億萬計。無地非然者。

貝子艷然曰。孤使區別其類以告者。欲少誅耳。奈何廣言之若是。公曰。民有助餉與否者。則某宜區別之。今比比皆是。如某僅舉一二村。而獨置羣村。則所誅村鬼必訴於

上帝曰。吾村與羣村。均一助餉也。羣村助餉不誅。吾村以助餉獨誅。寃哉。吾屬之死。則

上帝必怒而譴某。某奚辭以對。某是以不敢也。貝子仁恕人也。聞助餉者多。果難之。撫几而不言。公因曰。民助餉。非得已也。江北商賈有遇盜於途者。盜曰。急持若貨來。否者誅。商賈雖愛貨。不敢不饋。今助餉之民。亦猶遇盜之商賈也。民去郡遠。無援。賊衆劫之。則不得不贖其慾矣。願王察之。

貝子曰。諸帥惡其非良民。誅之亦宜。今聞若

言徒姑息耳。公曰。王師弔伐。以得人心爲先。人心一失。則土崩立至。某見及此。而不言。是其負王也。豈至仁如王。某敢負乎。

貝子稱善曰。孤爲

朝廷救浙民。寧忍殺之。今從汝毋殺。汝必令外地之民。盡徙內地以居。公出。遂下令如貝子諭。非久。復有詞者。告於諸帥。曰。邇者郡

東民助餉益繁。賊愈衆矣。諸帥聞之。乃復進啓。

貝子請召公。

公至。諸帥皆作色以言。必

發兵盡誅。公曰。民助餉。法固當誅。吾何

愛於民。但賊詭以不殺爲令。故凡吾民轉餉入城者。賊無一舉礮擊者。是賊知收拾人心也。我殺之。是失人心也。賊得人心。而我失人心。豈計之得乎。諸帥曰。奸民不殺。

則賊日富強。吾僂外地奸民。所以弱賊而拯內地之民耳。公曰。昔宋太宗有言。濟天下者。當令百姓戴若父母。今外地百姓。畏死助餉。而必殺之。有如不日我師渡江。凡爲賊臣僕。而納賦稅者。庸詎亦盡殺之乎。夫王師今未殺賊。而先殺民。此聲難追。願諸帥熟慮之時。公於王前。以一人與諸帥反覆力爭。口若江漢無極。諸帥

語始塞。

貝子乃太息曰。諸帥之言。誅逆也。

國憲也。台道之言。廣

朝廷好生之德也。期以不殺弘濟鉅業也。盡宥之。於戲大哉。王言吾台之民。益蒙

貝子不殺之恩。如此。然非公得納牖之善。用數百里之民。寧有噍類哉。今億萬生靈。無死者。公輔導之力也。

紓民力

賊與我軍夾台江而陳。於是轉餉則用民。修城浚隍則用民。造輿梁。構營堡。起亭隧。運砲石。凡軍前諸務。無一不用民。公曰。是役也。民所不得辭也。夫疆場之中。非兵無以殄寇。非民無以濟兵。二者常相須。而必以安民爲本。當是之時。如一意驅策。而不知節。則民力必絕。民力絕。則亡慮他役。

不能支而芻糗先竭。芻糗竭則雖有貔虎之師將不能旦夕計。遑問滅此朝食哉。吾揆厥大計。欲佐兵必先恤民。民恤而後爲吾用。始有濟矣。先是諸帥以及偏禨之家。有取民爲剝秣之役。日以數百計者。公乃力啓。

貝子而盡出之。其他往來使者。公必不濫予一民。雖使者心不快。終不以民快使者。

至軍中諸大役。凡索十者。公予以五六。索五者。公予以二三。有讓。公者曰。

公愛民。孰若不用。公曰。時正用兵。孰謂不當用民邪。顧吾用二緩一。而後民力可繼。不然。則民有立稿耳。將欲擐甲荷戈之士。役民之役能乎。公自是益身任勞。怨恤民不啻若赤子。故自諸邑俱陷之後。僅以區區台城。抗數萬逆寇。民雖困苦百狀。

止存皮骨。尚役于大軍之前。卽鋒鏑矢石之下。東驅西策。經一載之久。而怨讟不作。逃竄茂聞。卒無廢事。竟以成功。皆由公忠信爲之感孚。慈惠爲之固結也。初有謂公第知以恤民爲務者。不知公恤民正所以濟兵。故安台郡。殲閩寇。而無難者。公首固邦本之道得也。

贊軍機

我兵馳騎長驅。萬人辟易。賊之步卒弗能當也。革筥木矢。射疏及遠。賊之竹箭弗與也。士卒身經戰陣。所向無敵。賊烏合之衆。弗支也。我饗饋饒給。士飽馬騰。賊師老糧匱。弗敵也。然賊惟賴一江之阻。深溝高壘。以距我師。此格彼禁。莫可誰何。賊遂恃以無恐。謂爲得計矣。公甚憂之。然大軍進

止。由滿洲兵主爲政。漢官且不獲與聞。何敢贊一詞。公曰。王用兵如神。而好採納羣言。吾稍有所見。敢不悉心以告。乃進策於

貝子曰。夫善鬪者不博擲。善戰者不膠泥。批其亢。擣其虛。舍堅攻瑕。武之善經也。今賊之精銳。聚於台江之南。其畱守溫州者。僅老弱之士三五百。吾與其坐困長江。虛糜

歲月。不若引兵疾走青田。直取溫州。彼必退而自救。我乃躡其後而乘之。必覆其軍矣。此孫臏伐魏救韓之策也。僊居南入曰。茅坪踰茅坪陟五部。徑趨烏巖。繞出賊軍之後。斷其餉道。截其歸路。賊聞之。以爲此兵從天而下也。未戰而氣已奪矣。俟度吾兵將至烏巖。我乃陽布浮橋。陳師欲渡。以分其勢。迨烏巖捷至。我卽捲甲長驅。前後

夾擊。則賊必無噍類矣。此廖永忠首尾夾取夔門之策也。皆上策也。願王取一策。足可破賊。

貝子曰。孤已久算及此。今汝言頗暗合於孤。汝盍言茅坪形勢何如。公乃手畫地形。指兵所從入道徑。瞭若列眉。羣帥猶以勁敵在前。兵不宜分。公曰。我兵聚則賊兵亦聚。我兵分則賊兵亦分矣。兵勢聚散。維

均。何足疑。

貝子曰。善。茅坪去台近。吾取茅坪之策。乃勒兵遣之。兵既出三日。

貝子問。公曰。此行果何如。公曰。王出

奇制勝。無踰於此。其實雄視此軍。不十日。捷書必至。羣帥曰。路險而糧不繼。將奈何。

公曰。今秋屆成。稻梁遍野。何憂無糧。昔劉裕伐南燕。兵入大峴。裕喜曰。兵已過險。士

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正今日之謂也。必無慮已而我兵至半山嶺。賊始覺之。大驚。慮我兵逼入。始出險以迎。我兵轉鬪而前。無不以一當百。奪半山。取梁蓬。以達烏巖。大殲之。

貝子聞之。乃命

公立布浮橋。悉發郡中兵。

直攻其前。賊遂大潰。章安以寧。夫公職監司也。轉餉足軍。繕營軍務。此其分耳。若

夫出師秘算。豈公之所得與。惟

貝子豁達好謀。知人善任。而公以忠愛至

性素信于

貝子。遂知無不言。言無不用。俾盤踞年餘之賊。一旦風行電掃。疆宇廓清。黃巖太平。相繼恢復。歸我版圖。全郡元元。解倒懸而登衽席。咸拜

貝子之賜。而孰知公有以助畫方畧也。

公身不任甲射不貫革。而出其計畫。足奏
蕩平。詩曰。允文允武。維公足以當之矣。

破賊膽

閩逆入寇。黃太以南皆以叛降。未有與賊
相持者。及寇台郡。則我師嚴陳而待之。賊
遂不敢踰台江半步。計無復之矣。於是曾
養性惟用間謀。潛入我軍。凡兵馬多寡之
數。賊無不知。我兵一動一靜。賊亦無不知。
由是賊恃爲得計。堅守不去矣。公曰。曾
養性腸滿腦肥。乃一無膽之徒。今何以強

獷至此。公乃密察其由。廉有丘文挺楊士麒者。乃奔走于周副都之胥役也。實爲賊謀。公乃收訊之。得實以告于貝子。

貝子乃命公與樞曹共治其獄。文挺曰。挺實僞副使。麒乃賊謀也。今公擿發如神。挺等何所逃死。因而連及甚多。羣帥疑焉。公曰。用兵之地。宜先安人心。若從宵小之

言。則大獄繁興。人不自安。恐肘腋之間。變生不測。是外寇未殄。而內難先作矣。宜速止誅二凶。餘悉置勿問。以安反側。

貝子稱善。遂斬文挺士麒。賊聞之。大驚。自是耳目一斷。及我師將取小兩山。公先馳蔡嶺。以察其形勢。時已暮春。凱風至而禽鳥變聲矣。公見蔡嶺以東。民田數百頃。草弗不治。乃喟然曰。方春不耕。則歲必無

年兵凶洊至。如民命何。因念必取小兩山。賊始退遁江南。吾江北土田。乃可及時播種。民甯活矣。公遂日夜治攻取之具。如樓櫓輿梁之屬。凡軍中一切急用。數日畢具。我師乃進而攻之。因賊已有備。不克而還。公曰。異哉。兵未發而機先洩。此必丘楊之後。又有未斬之丘楊在。吾不廉而殲之。則軍中纖悉。皆爲賊知。雖有十萬雄師。

其何能濟。公求之。乃果復有楊御雲者。居師中。陰爲間諜。然未可遽逮也。先廉其妻之妹壻曰張士賓者。爲之往來于賊軍。公聞某日。士賓且從賊地渡江而來。乃命家僮伺之于城東門。稍間。士賓果至。擒之。得其私書。與白金五兩。公案之。士賓曰。向者我兵將取小兩山。御雲以私書屬賓。使聞於曾逆。以爲之備。賓畏不敢行。御雲

乃遣僕李應祥。送賓於城東之洗菜橋。賓
乃往。今私書白金。皆曾逆遺之也。公遂
囚之別室。乃捕應祥。公曰。御雲雖居師
中。然捕應祥。則其家人必走聞之。聞則彼
必亡匿矣。因誠捕者。若逮應祥之後。伺其
家人出。卽躡之。躡之果至師中。御雲出。其
家人尚未與言。遂械之而至。公曰。汝事
發矣。御雲失色。公曰。汝第往別室中。視

余所收械者。戒毋交口。令周視還。公曰。
汝已畢視乎。御雲便液汚地。不能一言。

公乃詣啓

貝子。

貝子復命。內院諸公並聽之。不待榜掠。而
御雲卽具獄以實。遂發其家。得曾養性所
給副將偽劄。具以啓。

貝子

貝子遂命立磔於市。滿漢無不快意。夫公天資仁恕人也。故軍民咸戴。公長者。公以民田不耕。民不得生之故。乃兩施不測之威。赫然震怒。罪人授首。於是軍民交相咋舌。皆怵於公之神武。莫敢作慝。賊聞之。心膽墮地。自是間諜斷絕。我軍動靜。賊不得而知。故後大兵數萬。從茅坪直入。已行半月。而賊尚未覺。將至半山嶺。賊方出逆戰。乃大破之。竟以成功。民得出於湯火。然則取小兩山之兵。豈有異於取半山嶺之兵哉。一未勝而一大勝者。由於賊之前耳目通。而後之耳目絕也。嗟乎。一公所謂仁者之勇哉。然公誅奸以安民。則公之大勇。乃所以成其至仁也。

恤夫役

浮橋之役。

公築場鳩工。晝夜並作。賊惡

其橋成而遂吾殲也。聚礮數百于江岸。視

其地而施之。礮子如雨。有方引繩而削者。

俄而脰斷腹決矣。有方負木而至者。俄而

血洒洒肉糜爛矣。於是人莫不聲嘶股栗。

危慘不可名狀。

公曰。吾欲為此濟師。以

討賊而安民也。今先驅民而就死地。吾何

以爲心然奉

旨之事。又不可止。若吾不施大惠。則無以慰人心。大工必無成。乃徧貸於軍中。死者給銀八兩。以爲葬。傷者給銀六兩。以爲醫。其次傷稍輕者。給銀三四兩。各以差。公皆揮涕而撫視之。且復其家。其他羣工。則公帑日給銀三分。例不給米。公獨日給米二升。數日。則持酒以飲之。稍間。或以羊豕犒

之。由是生者不怨。死者不憾。雖死傷相籍。而百工具舉。橋卒以成。及我師將取小兩山。民舁礮浚濠。出郡十餘里。暮不得歸。

公曰。民不得歸。而終日無食。死無時矣。吾其發廩粟以餉之主者曰。廩粟軍儲也。

公以餉民孰爲。公開銷。公曰。慮及開

銷。則坐視民死矣。且民死。則軍工不成。軍工不成。則殪寇無日。是所惜者小。所失者

大也。吾顧其大者。雖盡廩粟以餉民。吾宜身任之。於是。大發廩粟。炊飯於釋氏之法。華堂飯成。往餉。擔負繼屬。三食不絕。民歡聲如雷。且飯且感泣。效死不去。軍工竣焉。吾念漢汲黯矯詔發粟。後世稱其賢。若公不請于司農。毅然獨任。一日盡米二十餘石。先後凡盡米五百石有奇。皆公貸債以償之。嗟乎。吾民豈非公所扶白

骨而肉之者乎。其賢豈不在汲黯上哉。

感陷兵

先是祖逆將踞甌江以叛。乃陽出羽書告急者數。而陰實詭請發兵。於是提標及諸協鎮標兵皆以赴援。雲集東甌。及提督率師往援。將渡甌江。聞祖弘勳已叛。慮寧台爲腹心重地。遂急旋甬東。凡前此援兵盡爲祖逆所脇。以實其軍矣。公曰。曾養性祖弘勳之兵。號稱六七萬。然烏合之衆。居

多其所爲精銳者。皆吾舊兵。舊兵爲其脇降。非得已也。且彼雖陷於賊。然念其家必切。吾可以恩誘之也。卽下令曰。凡吾兵今陷賊營者。或子去而父不得食。夫去而妻子饑餒者。皆以告。告卽復其家。月給粟以食之。嗟乎。夫人孰無父母。夫婦之思哉。公能體人之至情。以行仁政。于是舊兵果聞而感泣。咸不樂爲賊用。久之。卽乘間脫脅。從而孤賊勢也。

歸。殆無虛日。此

公之善用其恩。所以散

脅從而孤賊勢也。

保黃太

賊既大奔諸帥先渡江而軍。詰旦。

貝子將率師南伐。當是時。寇氛初熄。我師啓行。巷咏塗謳。歡聲載路。公而後。喜可知也。

公乃獨私念曰。郡城之民。幸出湯火矣。我兵由茲以南。倘復蹈僊居之轍。則黃

巖太平。必無幸。我不可以不亟啓王。

公乃夜起中立。彷徨不寐。漏四鼓下。公

乃單騎詣

貝子。公仰見明月在西。星河爛若。四無人聲。師中聞如也。公乃禱於天曰。天平。王門啓。某且入告。王庶幾從余言。則天之赤子生矣。未幾。將遲明。

貝子出坐露臺。公進及階。

貝子曰。汝何蚤也。汝豈卽送孤于此乎。公曰。稍聞。則諸帥畢集。王事旁午矣。某是

以先謁王于清燕之間。然後渡江前驅耳。

貝子色喜。公因長跪請曰。王率師南征。

檀道濟所謂弔民伐罪。正在今日。向者僊居之兵。以去。王遠不及救。今則王勒兵以行。此黃太黎元之幸也。王體

朝廷好生之德。願王仍堅不殺之心。

貝子曰。孤本不嗜殺。汝言誠獲我心。孤志之

矣。公乃稽首而出。

貝子遂渡江而南。師次三洞橋。公復長跪于馬首曰。頃拜王命。某爲黃太民加額。若王果下不殺之令。則仁聲四暨。亡慮東甌。聞風響應。卽入閩之民。亦必歌吟懷德。翹首而望。王師不然。如黃太被掠。則東甌聞之。必爲賊固守。恐難猝下矣。貝子曰。然。汝之言。孤之心也。汝無憂及。

貝子行數日。聞前取茅坪之兵。復掠于烏巖。公乃流涕繕啓。馳聞于

貝子。願王至黃太。必如王前命。

貝子師至黃巖。下令毋戮一人。毋取寸草。民大悅。壺漿出迎。

貝子慰勞之。父老童穉。莫不感泣。忽有兵昇一兵屍而至。啓

貝子曰。我兵無故爲逆民所殺。逆民不誅。吾

屬難矣。

貝子曰。兵被民誅。多由淫掠。乃自取爾。孤必
不以一兵之故。屠此一方民。叱令昇屍出。
兵乃喪氣。遂莫敢有犯者。至太平。亦兵不
血刃。郊鄙不驚。民皆歌舞于道。台疆悉定。
全郡元元。羣感

貝子不殺之仁。與我 公啓沃之早。上下同
心一德。以生我全郡之民如此。雖吾台數

十世禱祠而尸祝之。豈能報罔極之恩哉。

安反側

章安之邑六。半濱於海而半處於山。蓋寇
 賊之窟穴也。故往昔章安被兵之後。嘗有
 羣寇負嵎。非數年不能平。民以不安。公
 嘗語人曰。如大寇一敗。吾解散脇從。安拊
 黔黎。用吾之道。不三月而章安必帖然不
 亂。及王師既渡江追賊。長驅而南。是時
 吾郡之龍潭茅坪紫沙北山。諸窮巖深谷

之中。凡未逃閩寇。或數百。或三五十。皆以
進退維谷。擁衆不散。卽王師取黃太。征
樂清。黃太之地。餘孽亦然。公曰。此窮寇
也。然分則少。聚則多。吾不亟撫之。彼必聚
而復爲民害。于是開示禍福。推誠布公。以
招徠之。遂相繼納款。疆宇肅清矣。然降者
聞他郡投誠。僞官兵歸其井里。官則捕之。
曰。汝匿僞劄。汝尚藏兵器。故設端以難之。

而因以爲利。民見之。復曰。吾昔爲若荼毒。
今若亦有歸日乎。率以舊忿置之死地。或
送諸官而囚之。降者多不得所。故章安降
寇。慮吾郡之亦然也。由是內不自安。率皆
疑畏。公聞之。亟下令曰。新附之衆。有司
勿理前愆。勿苛細故。勿聽民挾仇擅殺。於
是遠近降者。意始釋然。悉還舊里。而民亦
知公法。莫敢擅殺者。惟數其罪而訴之。

於公。公諭之曰。余所以不寃者。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古之志也。且彼爲賊久。必多厚藏。爾民初出湯火。僅存皮骨。如必終訟。則彼出其所劫。以與爾鬪。彼自不苦。而汝則往來道途。守候歲月。吏胥勒索。所費不訾。是爾寃未伸。而苦愈劇矣。爾盍歸而田廬。肆力農桑。則前失者不可追。而後之生聚者。尚可圖也。民乃大寤。咸曰。然則

公終爲吾儕而貸之也。敢弗惟命是聽。但恐彼仍爲予害。將若何。公曰。吾寬之於前。正欲嚴之於後。如若輩奉法則已。假使怙惡不悛。而虐吾民以逞。吾必立杖之於市。與衆棄之。於是民皆悅服。降者亦皆畏威懷德。勸勉自新。至今莫敢有作奸者。蓋不待公以三月爲期。卽一月之後。而山陬海澨。無土不寧。無思不服。已果如公

言反側安。全郡治矣。以視章安疇昔之寇。數年不易底定者。其治亂遲速爲何如哉。

識治源

閩逆所至之地。多皆過而不久。惟入寇章安。則盤踞年餘。拷富戶。焚廬舍。淫子女。增賦稅。掠穀粟。派鉛鐵。雖婦人小子。亦皆責以衣甲屣屨之屬。無一得免。蓋酷刑重斂。靡所不至。及賊軍敗後。議者曰。黃太之民。昔迎降賊。而且轉餉以足之。此而不嚴刑以懲。民何所創。昔漢昭烈平蜀。武侯法嚴。

令具。蜀人震恐。遂以大治。公盍師其意而行之。公曰。不然。夫寬猛之道。各從其時。昔者武瀨以黃邑叛。雖元戎如阿爾泰。尚不能自主。况孱弱愚民乎。民久苦賊。今甫解倒懸。譬猶新飛之鳥。不可復鍛其羽。初植之木。不宜更培其根。吾際是時。正宜示

天子寬大之恩。使之重懷舊德。與民更始。若以

嚴濟酷。復驅疴瘠而束濕之。是謂水深火熱。民必重足而立矣。夫劉璋闇弱。人倫凌替。武侯承其弊。故不得已而用嚴。今吾之於台。其民久苦賊苛政。必優容而拊恤之。民甫得蘇。故吾用寬。此吾之治台。與武侯治蜀不同者。誠以因時制宜。易地皆然。非吾刺謬于古人也。公乃招徠流移。力請蠲減。罷除徭役。止息獄訟。停緩刑罰。勸勉

耕種。凡六大政。以與民休息。於是民悲昔
爲賊民之苦。今爲 公民之樂。全郡咸寧。
漸有起色。 公益獨明于治亂之源。以爲
此因時之政也哉。

修庶政

公之涖吾台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食不
兼味。臥不重席。跡其所行。卽求之於古賢
大夫。亦不多得。因以詳求庶政。如革除儀
衛。所以示簡易也。發還鋪設。所以示節儉
也。却餽送。斥苞苴。所以示法廉也。恤行戶。
通商旅。所用米鹽零雜。皆照市價。給以見
值。所以潔已而恤民也。刑重於懲蠹。輕於

懲民所以鋤非種。植嘉禾也。開局施藥。拯民之疫疾。所以回夭札而登仁壽也。民貧不能殯者。施棺而瘞之。所以哀死喪而澤枯骨也。其他善政。不可勝數。然此在他人。所播之詩歌。勒之碑版。不知當何如鋪張而揚厲之者。在公皆不過餘緒耳。蓋公之豐功駿烈。在內修政治。外足軍旅。撥亂反治。又安黎元。諸大政而不止乎區區。

百度修明之間也。顧公之大政。亦卽吾屬所衆耳。而目之者。止紀其大凡如此。若公叅典機密。救我憚獨於人所不見聞之地者尚多。惜乎吾屬所知者少。兼有所知而不可言者。不能爲公一一具述也。假使天下後世之君子。覽吾屬是編者。疑吾屬德公之深。或謂中有阿好。未必言言悉實。則吾言蓋有所驗矣。昔者公蒞吾

章安。僅二月。而卽晉擢江右藩憲。當是時。賊勢方張。公繕營軍務。大小兼理。百務具興。故人咸倚。公爲安危。而

貝子尤需。公如左右手。且公保抱吾民。恨不寘諸懷。雖一二月。而仁恩已浹於肌髓。是以吾父老一聞。公且當棄去。皆失魂魄。咸頂香盤。號泣而羣借。公于貝子。

貝子曰。微若屬言。孤寧舍之。舍之。孤奚駐台之爲。遂檄少司農達公。而請之於

天子。

天子制曰。台州正需材能。依議留。然後吾民始得蒙公之福。以迄于今。使公德不足以結民心。則公蒞台非久。何愛戴若此之迫。如公之幹才。不爲貝子所倚重。則

伊山實錄卷之五
三
貝子以天潢之親。藩封之尊。亦不必輕從。吾
民之請。以公之去。畱爲拳拳也。是以昔
奉

俞旨之時。卽在朝在野。咸知章安被寇。時正
用兵。非他仕于善地。而欲戀戀不去者比。
誠以膺艱任鉅。非公不可。故有是

命。是則公之才之德。久已深信於天下。吾屬
之言。卽此益驗。而是編無一非公實錄

可知矣。夫非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則非
今日之章安。誠無以見公。然由此以推。
使公得大行其道。而晉居尊爵。公爲
之。必恢恢有餘。蒼生之蒙澤。必因以更廣。
蓋信公於全材至德。非特再造一方而
已。不待公異日爲高官顯秩。烏奕一代
而後知之也。

序

台郡僻處東南襟蒼嶺帶鄞江而會稽一
道當其肩背山川環阻民敞於兵者屢矣
乃乙卯夏自入閩告變滿漢大師雲屯境
上戰守於此則飛輓於此工作亦於此最
爾邊鄙幾無孑遺矣我夫子楊公膺
簡分巡臨蒞茲土不數日而相時度勢因利制
權瞭若指掌焉視政事則炯然神君恤征

徭則藹然慈母治軍旅則森然嚴師啓

貝子對 將軍則又夔然帷幄之臣密勿之友也蓋 公識卓才弘以一人之身而干百億身之事靡不環至立效故吾郡用兵年餘勢垂危急而卒令大寇宵奔歸我侵邑始而民之流離者今且安集焉商旅之所裹足者今且往來如昨焉近而闐闐之間遠而郊鄙之地皆不改尋常烟火之色宜如燭照而數計是以

貝子忠純英武一見 公輒加器重以帷幄腹心任之故 公凡所啓請皆進人所不敢進之言任人所不能任之事救人所不能救之人剴切詳明曲中窾要

貝子每虛已以納焉不則伉激悲慟隨之必期得當而後已以故涖台未幾而 督撫嘉之有浙東良翰之望 各將帥恃之有

同心共濟之功郡縣屬吏賴之以全其職
業士民依之以荷其生成兵弁奉之爲約
束資之以飽騰卽小醜聞之亦畏威懷德
而不忍終爲反側子也無何懋績升
聞倏有豫章之擢士庶驚惶呼籲動地求借恂
者恐後然

上亦深知要地得人不可以驟易旋可其奏是
所以眷注倚重於公者不猶宋之於韓

范二公哉然韓范多歷年所始克奏效而
公則受事未朞捷如反掌其度越爲何如
也乃自羣寇大奔瘡痍復起吾父老咸頌
公功於不衰而公則曰

朝廷之福

貝子之謀 文武諸大臣之力予何功之有
然因 公謙讓而秘焉不傳後之人有願
則傲乎 公者其孰從而求之於是郡人

相與輯 公實績彙為一書書成謁教於
 纒令崔公公即躍然起曰此功宗也亦信
 史也較刻之任非予而誰敬分俸而授諸
 梓凡使覽是書者知 公之心苦功高而
 奉為儀型相與敦勉也夫豈為 公而揚
 權之也

治下晚學陳大嘗頓首拜題

後序

章安東南偏閩海之衝于越江為塞阨地
 設閩海一烽舉則列台數邑皆枕戈東浙
 騷然不寧矣前年春三月閩逆謀叛繼以
 甌鎮不臣黃太失守台郡虧唇齒之勢迫
 肘腋之虞叢爾孤城惴惴莫保幸我

皇上赫然命師

貝子提重兵抵台內安外攘者定可期時

特簡蜀中 楊公秉憲來台台之將吏紳士雅

聞 公夙望欣然如慰雲霓及 公下車

告 廟誓衆首以固民心和軍伍通餉道

繕守禦為務所以諄諄入告備帷幄之謀

借諸大帥借箸而籌繪圖而請者其雪淪

陷貸脅從則出于湯鑊而登春臺也其出

奇制勝則如飛如翰驚以為從天而下也

其申紀律恤征徭則師行於衽席而里晏

於舍鼓也蓋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乃 公

勘亂保疆之要旨苦心碩畫殫竭綢繆曾

未期月而黃太歸復郡城屹然所全活不

可以億計沿海列邑數百里紳士童叟洎

及婦女靡不感頌刻骨保台實績之編所

由紀也純小子以寒氊末職捧檄行間荷

公生成提命蓋已奉為嚴師為慈父至若

撻伐弘勳振古所不數觀者今再見于我

公以鞏東浙之長城豈特章安一郡之厚
幸哉然純小子尤以爲可得而紀者 公
之績不可得而盡者 公之心當 公痛
惜民生禱籲涕淚之交至深仁炯炯惟有
不朽于人心詎能罄形于楮墨歟昔唐憲
宗平淮蔡命相裴度總師諸節鎮智謀勇
功一時輻輳乃藉以禽元濟者實惟唐鄧
節度使李公愬愬爲西平王子忠武傳家
而唐鄧偏近汝蔡用以招攜設間遂成洄
曲之功今章安偏甌閩何以異是

親王

貝子命將出師之畧洵過于裴相 制撫諸
臺保釐運籌之方洵過于當時節鎮顧
公所以定震隣而固吾圉者豈不足抗衡
于李公也哉李公以論功封梁國爲一代
名將相純小子且額手志祝仰冀

聖主酬庸之典展 公大用盡燔闔海之氛俾
 兩浙悉安于熙皞也下吏服教感恩因不
 避僭冒贅詞于郡人謳頌之末他若 公
 貞憲考度嘉惠士民諸善政具在口碑槩
 未一一書謹序此以為殿云

屬吏何且純頓首拜撰

序

自昔海艘之犯吾郡也徒以孤軍深入無
 外寇之助然不旬日而台城失陷已一告
 再告矣及今逆藩倡叛則近倚甌江為翼
 遠倚各郡山寇為援遂至帥聚于甸寇環
 於疆搏戰經年人心震撼然而台城終安
 於磐石未幾而侵邑咸恢哀鴻爰集繫誰
 之績哉惟我

巡憲斗翁楊老公祖秉忠孝之資兼文武之
畧自功隆樞部恩沛川南備德全才久爲
宸心所特簡謂足以紓南顧憂者非 公不可
遂以巡海之任畀之乃 公叱馭而前如
拯溺救焚不遑寧處甫下車卽以光復爲
已責以邦本爲急圖凡所以酌剿撫之謀
決戰守之策蘇兵民之困定深根固本之
謨者皆出之素所諳練故一發而洞悉機

而合郡以寧浙東之諸郡亦從此次第觀
成焉不有奇畫弘經開天包地如 公者
孰克奏此膚功也哉然識者於此有以知
公之苦心矣而 公之苦心又卽 公之
忠肝義膽所凝一而成者也夫功名之士
材畧非不張皇然事猝臨之而却艱鉅投
之而震其中無定力耳 公以胸中數萬
甲兵操縱自如每見賊以虛聲恫嚇上下

戒嚴益甚及遣人覘 公則神守舉正旣
整且暇而上下之心以安故以守則固以
戰則勝誠 公之鎮定爲之也於是吾郡
人士蒙 公之福無以報 公乃述 公
實績而紀載以傳之蓋無一非 公實錄
而是編當與紀效新書共垂不朽豈徒草
野一時揚厲之文也哉吾因念昔羊叔子
鎮襄陽至今登峴山者莫不謳思叔子豈
非以安民治軍厥有實效乎今章安巖壑
神奇其山亦有名玉峴者則玉峴亦 公
之峴山而吾人士之戴 公頌 公誠傳
之千百世未有已矣

門人陳一路百拜謹題

大正

東京圖書館藏



